

琴台 潘國森

易數非二進制

雖然筆者曾經用過現代數理統計學的工具來「研究」《易傳》中的「爻位學說」，但是不認為拿現代數學去穿鑿附會可以對學易有什麼好處！

醉心於「數學論易」的人最津津樂道的是日耳曼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在十七世紀末制定的「二進位記數系統」(binary numeral system)，普遍認為他受到易學中的六十四卦橫圖啟發，而易卦的陽爻(一條長的橫劃)和陰爻(兩條短的橫劃而看上去似長劃從中斷開)，也確實分別與二進制的「1」和「0」相近。但是自晚周西漢到清初，從來沒有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中國易學家曾經用「二進制」來說易！

若要穿鑿，「二進易學家」可以說「坤卦」是「零」，「復卦」是「一」，「師卦」是「二」……直至「乾卦」是「六十三」。

筆者認為最少有以下幾個原因可以反駁用「零」至「六十三」配六十四卦之說。首先，六十四卦橫圖的排列是「乾卦」在最右「坤卦」在最左沒有錯。但是緊隨「乾卦」左方的是「夬卦」，將「夬卦」當為二進制，再轉回十進制是「三十一」；而緊隨「坤卦」右方的「剝卦」則是「三十二」。所以這個圖完全沒有「二進位記數」的意味。

其次易卦只有三劃卦(相傳伏羲所劃)和六劃卦(相

傳周文王所重)，沒有四、五、七、八等劃數的卦。如果用來作二進位記數就沒有可能了。而且不論三劃卦還是六劃卦，都從來沒有兩個或以上的卦所表示的數值有加減的運算關係。大家聽過、見過「復卦」加「泰卦」，又或者「剝卦」減「謙卦」嗎？請恕潘某人孤陋寡聞，「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而且爻位之上升也沒有數值進位的痕跡。

還有是中國易學實際給予易卦的數值。學過先天卦數和梅花易數的朋友都知道，八卦(三劃卦)配數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怎可能比附到「二進位記數」呢？

我們今天似乎無法查證萊布尼茲是否知道先天卦數，但是將易卦當為與二進制有關，顯然是萊布尼茲個人美麗的誤會而已。

學易之人都知道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後天八卦配數是：震三、巽四、離五、坤二、兌七、乾六、坎一、艮八，再加中宮五就是洛書九宮八卦之數，同樣無關二進制。

易學的重點何在？《繫辭傳》有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就此打住，下回分解。(《學易點滴之三》



■六十四卦橫圖：小。 作者提供

發式 余益強

節儉的美德

我曾經聽過一位朋友這樣說：「我喜歡省錢，但省錢的人就要懂得吃苦。」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好，其實也有點像這位朋友。

無可否認，在娛樂圈工作，可能有時候一次的活動已經比一般人一個月的酬勞還要多，但亦都有個苦況，我們不知道這種機會有多少？可能一個月也沒有，甚至一年也可能只有數次出現。

就好像一些朋友說：「你只用數小時便可以獲取很多人一個月或是半個月的人工，真是一份很易賺錢的工作，羨煞旁人。」

但其實我們每一次做活動主持之前，也用多個小時去作準備，包括：「選購衣服，怎樣配合大會的要求及主題；記好主持的對話；臨場還要很努力做好這份工作及處理突如其來的問題」，其實這些也是經驗累積，所以今天算是能夠瀟灑自如地去主持活動，其實已經用上很多時間去訓練自己，所以我相信我們的酬勞是值得的。

無可否認，當藝人也有很多贊助，譬如說：剪頭髮、衣服贊助，甚至一些酒店及餐廳，也會邀請我們去嘗試他們推出的新菜式及新設計的房間，所以也覺得還不錯。

話說回頭，如果那些比較容易賺錢的機會不多，其實每月的收入

跟平常人也差不多，所以自己也養成一種節儉的習慣，可能自己對任何事的要求也不高，喜歡說：「吃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喜歡什麼享樂？」這一概我也沒有特別高的要求，就好像吃東西，如果跟朋友一起聚餐可能會吃好一点，但平時自己生活中的每一餐，也可能只是數十元，甚至二十多元便可以吃一個飯盒，其實對我來說已經很滿足。亦因為知道俗語說：「好天斬埋落雨柴」，所以平常也不多花費，希望在沒有特別工作的日子，自己可以過得還好。

所以早前聽一位朋友有以上的節儉說話，自己也很認同，雖然不是在捱苦，但當你選擇以節儉的方式去過生活，就不要埋怨生活上的種種不及別人，因為這種選擇其實也需要吃一點苦。

而且現今物價高漲，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有着我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努力地儲錢買房子，或是其實每個月的人工也不高，可能只僅僅足夠生活的開支；但我希望可以在這裡跟你們分享，只要覺得開心，其實就算吃一頓很貴的晚餐，穿着很有名的品牌衣服，或拿着價值數以萬元計的包包等等，也只是一些片面的追求。

其實平實一點也很快樂，而你今天又在追求什麼呢？

大地 魏益君

書中「酒趣」

本人喜好讀書，讀着讀着就陶醉在了那些因酒生出的精彩故事和因酒生出的那些膾炙人口的精彩句子。最家喻戶曉的當屬《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還有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天下英雄」的動人場景，當然更有關雲長「溫酒斬華雄」、猛張飛假食杯引誘嚴顏，成就了諸葛亮義釋嚴顏的一段佳話。

《水滸傳》中的酒故事就更多了。有名的「三碗不過崗」，讓武松打虎的英雄事蹟傳遍天下。還有宋江在「潯陽樓」酒樓上醉後，也曾「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題了歪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嗚呼。他時若逐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正是這歪詩，雖沒丟了腦袋，卻也讓他吃盡苦頭。

《西遊記》中「九幽十類盡除名」，也是在悟空醉後，而後來的「大鬧天宮」自然而然的也是在酒後進行，此亦是這篇小說中難得的精彩之處。《紅樓夢》中酒的名目就更多了，什麼「年節酒、祝壽酒、生日酒、賀喜酒、祭奠酒、待客酒、接風酒、餞行酒、中秋賞月酒、賞花酒、賞雪酒、賞燈酒、賞戲酒、賞舞酒」等等，名目繁多，舉不勝舉。

古代詩詞中借酒抒情的也舉不勝舉。唐代詩人杜牧的七絕《江南春》，一開頭就是「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李白門詩詩百篇」更是千古流傳，什麼「將進酒，杯莫停」、「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個個經典，篇篇流傳。豪放派詩人蘇軾也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婉約派詞人柳永也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有人愛飲酒，有人愛飲醉，更有人自稱醉翁，那就是歐陽修先生。晚年的歐陽修，自稱有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盤，酒一壺，陶醉期間，怡然自樂，可見歐陽修與酒須臾不離。

古女子也弄酒，宋代詞人李清照的《聲聲慢》：「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詞人企圖以酒禦寒，但「三杯兩盞」，怎麼能抵擋黃昏時的陣陣秋風呢？「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唐代詩人杜牧的《清明》成就了中國的四大名酒之一——杏花村酒。

萃神 余以心

黑夜見黎明

近年本地青年輕生的數字有增加的趨勢，令人關注。

從事防止自殺工作五十多年的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自2014年起舉辦「黑夜見黎明」慈善城市定向比賽，向公眾人士推廣積極面對困難的正向價值觀，同時為該會的生命教育服務籌募善款，向年輕人灌輸正能量。

活動將於九月九日舉行，開始接受報名，值得和親友一起參與，尤其鼓勵受到挫折的朋友同行。此活動每年都吸引逾千人參加，甚受歡迎。

撒瑪利亞會有感受情緒困擾的人往往仿如置身於黑暗中，情緒低落，甚至覺得失去希望，有部分人更選擇自殺。「黑夜見黎明」的目的就是讓大家體驗克服了黑暗中的困境，終能看到旭日初升，人生永遠充滿希望。

活動的參加者需利用地圖在陌生的地方作出判斷和選擇最佳的路徑前往多個目標檢查點，沿途需運用

不同方法和技術解決困難，衝破障礙。過程既考驗面對困難及挑戰時的應對與堅持，同時亦講求團隊的良好溝通技巧和合作精神。就如人生道路需積極面對不同的挑戰，與同行者並肩作戰。參加者最後抵達終點一同欣賞日出，象徵生命總會見到曙光，一同推動「熱愛生命，積極人生」的信念。

定向比賽以奪分式進行，可選擇參加九、六或四小時賽程，在限時內返回終點並取得最高分數者勝出。分家庭、男女混合、大專、企業和機構等組別，適合不同年齡群。賽前可親視友贊助比賽。

今年的活動在觀塘海濱舉行，然後在黑夜中於城內不同路線前進，是個特別而難得的體驗。

參賽者還可以參加「至熱血造型大賽」，利用大會T-shirt自由配搭熱血風格現身會場。

賽事在凌晨二時三十分結束，大家返回出發點，公佈結果後便一同欣賞精彩的賽後音樂會，在歡樂的熱鬧氣氛下，迎接日出的一刻。

百家廊

鍾情

生命中讀的每一本書，最終都會構成知識的天梯。齊邦媛女士就曾說過，她的一生彷彿「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這個過程，沒有終點，永無止境，所以，攀爬、探索、叩問就會成為我們永恆的功課。

經常的，在不同場合我會聽到類似問題：讀書是為了什麼？哪些經典好書值得我們去讀？有沒有什麼好的閱讀辦法可以傳授？就像我，從閱讀到寫作，踏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有些時候也會困惑，人類閱讀的終極意義是什麼？我們赤手空拳降臨到這個世界上，摸爬滾打，九死一生，總得有一兩樣拿得出的武器或法寶，讀書就是抵抗平庸、對抗外界的武器之一，而且花費最少、保值最高、受益最多。

然而，功利至上、物慾橫流的今天，讀書無用論、網絡淺閱讀、閱讀碎片化等錯綜交織，成為日漸凸顯的社會問題，被很多人時不時拿出來「論道」，甚至成為不讀書的人明晃晃的借口。最讓人尷尬的是，國人年均讀書本數遠遠不及日本、印度等國家的論調，激盪着很多脆弱而觀望的心靈，導致「經濟危機」加劇，即經典閱讀危機。其實，這是文化自信的話病，與其將目光停留在不對稱的比較上，不如抽時間多讀幾本書，為大數據也能做點貢獻。

國人閱讀的現狀比我們預見的要樂觀。有目共睹的是，《百家講壇》、《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綜藝節目的熱播，喚醒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初心，也從中能窺見國人閱讀生活的向好發展。可以說，閱讀一直都在，這是精神的活水與清泉，只是有些時候，我們在趕路的過程中，被各種誘惑蠱惑，暫時拋下書本，抑或是被功利主義裹挾，跌入物質陷阱。但是，這並不等於墜入懸崖谷底，沒有希望。就在我們身邊，形式各樣的閱讀沙龍，文學雅集，民間組織，以及線上分享與睡前閱讀等如雨後春筍，裝點着我們貧瘠而浮躁的生活。這些平台與媒介是一種提醒，更是一個路標，不在於你讀了多少本書，在於心靈的葳蕤與精神的生長。

每一次閱讀，都是馳騁在書籍的基因大海；每一次瞻望，都是沉潛於精神的廣袤天地。而立之年，我的閱讀體驗也有所進階，在瞻望中迷惑，在叩問中追尋，在攀爬中堅

強。我也愈發的懂得，一個熱愛讀書、崇尚閱讀的人，永遠不會稱之為失敗，即便絕望了，破產了，也會很快重整旗鼓，因為他的精神血脈中植入了一種叫「希望」的東西。希望，源自困惑，求索，代表未完成的可能性，不回頭的执行。

如博爾赫斯，他是個精純貪婪的閱讀者，是個終身疑惑至死不休的人。當年他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袒露：「事實上我沒有什麼驚世的大發現可以奉告，我的大半輩子都花在閱讀、分析、寫作(或者是說試着自己寫作)，以及享受上……所以，正如我說過的，我只有滿腔的困惑可以告訴你，我已經快要七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部分都貢獻給了文學，不過我能夠告訴你的還是只有疑惑而已。」

一個真正的閱讀者，必定是誠實的、靜謐的，目光遠闊、精神豐沛，向內索求，永不疲倦。我敬佩的「大神」有兩位：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他們的過人之處皆是對無窮的仰望與追求。在小說《沙之書》中，博爾赫斯寫道：「我退休之前在藏書有九十萬冊的國立圖書館任職，我知道門廳右邊有一道弧形的梯級通向地下室，地下室裡存放報紙和地圖。我趁工作人員不注意的時候，把那本沙之書偷偷地放在一個陰暗的擱架上，我竭力不去記住擱架的哪一層，離門口有多遠。」「沙之書」就是無窮無盡的象徵，在他的眼中，世界就是一本打開的書，「我們是一部神奇的書中的章節字句，那部永不結束的書就是世上唯一的東西，說得更確切一些，就是世界。」這是最迷人、最浪漫、最深邃的詩行，「發現那些東西總是在把一隻鈴鐺敲響」。叮叮噹噹的聲音難道不是最動聽的音符嗎？我覺得，一定是來自繆斯的聲音，堪稱天籟。

邂逅卡爾維諾，領悟他的精神世界，不是我們的《祖先三部曲》，也不是那本盛名世界的《為什麼讀經典》，而是《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卡爾維諾的思維從來都是精緻而輕盈的，如複雜而精密的大腦組織，他不會開門見山的敘述；打破常規模式，通過引人入勝的新奇故事，層層撥開精神迷霧，啟迪人們的心智。這本小說也是如此，主旨還是閱讀。倘若沒有經年的積累和探索的精神，他是無論如何也創造不出這樣經典的文學作品的，背後的文學動脈與精神之路

永遠被傳承。台灣作家唐諾先生的《閱讀故事》便是最好的證明，這本書體量很大，涵蓋閱讀、文學、哲思、文化產業等，他引用馬爾克斯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中的片段作為主線，拋擲出讀者們最關心也最焦慮的問題，進行梳理與解析，沒有枯燥無味的解讀，採用小說敘述手法，有趣且引人思考，受益匪淺。

唐諾在書中有一段話被我抄下來：「書籍正是我們人世間可能性的最大收存倉庫，最重要的集散地，書籍以它的輕靈(三四百克重)，廉價(兩三百塊錢價格，這裡指台幣)，可親的裝載形式，把人類數千年來思維可及的一切可能性，守財奴般幾近不遺漏地撿拾保存下來，是完整可能性的擁有，方讓博爾赫斯樂觀，讓我們面向茫茫未來可精神抖擻的起來。」

有個故事被我銘記，他結束有關契訶夫和屠格涅夫的書寫，接下來將涉及美國神似似的大法官制度以及兩百年的動人歷史，其中，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上、下)找不到，原來，它被壓在十六巨冊的契訶夫全集最底下，地板上的書像山洪暴發的駭人景象，叫人驚嘆不已。他將書的堆疊散落視為野牧的牛羊，我不禁感受到這顆心靈的偉大與震顫。

誠實的閱讀，獨立的思考，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有時，讀膩了卡爾維諾，就再換一家，有時，從一本書中引出好多本，像極了「串門」，往復循環，閱讀日益變得挑剔或刁鑽。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困惑就像滾雪球，愈來愈大，也愈來愈無知。但是，困惑不是麻煩，它是閱讀中不可讓渡的底線，無知不是愚蠢，它是生命中如影相隨的伴侶，「人的認識和無知，並非常識裡的替換零合關係，他們有點不可思議的攜手同行，愈認識也愈無知。」用已逝作家史鐵生的話說，這叫「原生態」：「先哲們先於書看見了生命的疑難，思之不解或知有不足，這才寫書、讀書，為的是交流而非戰勝。」可見，因為困惑，所以閱讀；因為閱讀，所以思考。



■博爾赫斯是一位小說家。網上圖片

網人 理美美

有關隱私

今天講講隱私。小狸前一陣到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主題樂園玩了一天，舉着門票入園時，工作人員禮貌地要求小狸按指紋，說未來兩天再入園的憑證就是按指紋。態度雖然禮貌，但完全平復不了小狸內心的震驚，一個遊樂園，有權力收集遊客的指紋信息嗎？收集以後有能力保護嗎？如若洩露，誰、又該怎樣負責和處理呢？

一連串問題在小狸心中傾盆而出，向工作人員提出質疑後，對方的回答禮貌而套路：「這是我們的規定，所有數據我們之後都會銷毀的，如果您實在不同意，那您就不能進去了。」同時用眼神示意小狸靠邊站，別擋道。

與此同時，隊伍後面的人群已經發出了不耐煩的嘖嘖聲。電光火石間，小狸回想了下剛才又是車船勞頓又是過境澳門的途中艱辛，再加上預付的房費和門票錢，最後選擇服從。默默伸出中指，企圖在最後無畏地阿Q式抗爭一把，不料工作人員依然禮貌而套路地犀利提醒：「只接受右手拇指。」心中有一萬匹草泥馬奔過，右手拇指指紋，那是絕大多數人的手機開機、微信和支付寶支付以及出入境自助過關的指紋呀。而作為一個門票認證，難道不是只要遊客自己記住使用的是哪根手指就行了嗎？

憤懣歸憤懣，小狸最後還是悠悠地伸出了右手拇指，身後的遊客們彷彿鬆了一口氣，一個個魚貫而入，動作乾淨漂亮，沒一句廢話，絕不拖泥帶水。回到香港，小狸對這件事念念不忘，因為在香港，採集指紋已經屬於對隱私的深度侵犯，報上曾經登過有公司想採用指紋打卡，但遭到員工嚴正反對和抗議，最後只得作罷。上網搜索「指紋門票、隱私」的關鍵詞，才發現內地現在採用這一招數的遠不止長隆一家，包括張家界、嶗山、婺源等許多風景區都是要求採集指紋的。而在嶗山和婺源等景區，都已經出現了遊客爭議園區這一做法的事件。

根據《法學評論》2015年第1期署名張紅的律師文章明確顯示，「現實中某些風景區管理處用指紋代做門票的行為，也屬於非法搜集指紋信息的行為。這種非法搜集行為超出了個人在按捺指紋時對指紋使用的合理預期，不屬於主體授權的合理使用行為，構成對指紋隱私的侵害。」

過度採集信息，是目前大數據時代下，全球範圍內都普遍存在的問題，但在中國加上其他問題——比如信息保護薄弱，倒賣行為猖獗、立法缺失等，使得隱私洩露得格外嚴重和容易。說得白一點，《person of interest》中，人雖然已透明了，但其擔憂程度遠不如長隆要求採集右手拇指指紋。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名嶗山工作人員家屬在討論此事時特別說了一句：「一開始老外遊客是最抵制用的，而大多數內地遊客還是比較接受的。」這和小狸所看到的一致。國人對於隱私的重視普遍比較薄弱，這和文化差異有關，但在今天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隱私洩露比過去容易千百倍，再不引起重視，必將被人看個底兒掉。

昨日 陶然

三年困難時期，北京放映的電影特別多，當然以國產片為主，六零到六三年也放映了一些外國片，最特別的是美國電影《社會中堅》，似乎是黑白片，反映美國工人運動的片子。

我在六部口的北京音樂廳觀看，觀眾人山人海，在外頭等票的人很多。許多對當時的美國一無所知，只知道是「美帝國主義」而已。當然也明白其在世界上的超強地位。忽然竟有一部美國電影獲准公映，能不好奇？雖然美國電影早在我從印尼回國前，就在萬隆看過，但回北京後，卻是第一次。當然，那影片情節已完全忘記了，印象中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氛圍。心想，美國電影，也不過如此而已。

社會上放映的，大多數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電影，但偶然的也有別國的電影，比如在西四一間電影院觀看奧地利片《冰上的夢》，只記得是冰上芭蕾舞而已，但當時卻被那優美

夢工廠

舞姿征服了。此外也在崇文門看過國產片《冰上姐妹》，看她們在冰上速滑競技，少年熱火的心竟給撥動，下決心去學滑冰，並曾跑到北海公園的天然滑冰場去練習，在滑冰場的大喇叭播出《彩雲追月》、《旱天雷》、《雨打芭蕉》、《喜洋洋》等廣東輕音樂聲中，那些男男女女輕巧如一隻隻飛燕，在圈外飛速轉圈，而我，借上初學的花式刀，只能瑟縮在內圈中心，翹起試行。北風呼嘯而至，終於不行了，便退到圍板邊上，扶着圍板喘息。內心暗歎，我究竟是熱帶鳥，與冰上運動之緣。

也曾在電報大樓對面的「首都電影院」，看法國菲利浦主演的《紅與黑》，根據司湯達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黑白電影，我雖提前買票，畢竟遲了，只買到第二排邊上座位，必須側着頭觀賞那寬銀幕電影，銀幕也變成扁扁，連脖子都給扭歪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畢竟年輕呀當時。看了電影，到後來上大學，才讀到《紅與黑》譯本，也是悄悄的，打槍的不要；

因為當時這本小說被批判為「宣揚個人奮鬥」。

再後來，文革期間，有一天傍晚，校園裡的大喇叭突響，宣佈大操場將放映露天電影《靜靜的頓河》，「供全體革命師生員工批判」。各樓層立刻響起零亂腳步聲，個個揹着椅子爭先恐後出樓門口，門口穿，成了瓶口，塞車，各不相讓，都擠在那裡了。有聰明人想到捷徑，從四樓匆匆跑下，昏頭昏腦，到三樓，以為到地層了，穿過別人房間窗口，身一跳，忽然雪雪呼嘯。原來是屁股着地，電影看不成，倒在校醫院躺了幾天。至於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電影院看電影，看的是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情節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配樂的旋律。還有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裡面有句台詞，至今沒有忘記：「女人嘛，頭髮長見識短。」記得，不是因為認同，當時覺得有點好笑而已。